



俄罗斯经典绘画 100幅俄罗斯风景画

全山石 主编

4

山东美术出版社

俄罗斯经典绘画 100 幅俄罗斯风景画

全山石 主编

J233

Q956-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100幅俄罗斯风景画 / 全山石主编. — 济南 : 山东
美术出版社, 2010.1

(俄罗斯经典绘画)

ISBN 978-7-5330-3099-5

I. ① I… II. ①全… III. ①油画: 风景画—作品集
—俄罗斯 IV. ①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2842号

策 划: 马晓东

责任编辑: 沈 健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8开 13.5印张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从宏大的交响到抒情的协奏

——俄罗斯风景画艺术的演变

孔新苗

“理智不能理解俄罗斯，用普通的尺子不能测量俄罗斯，俄罗斯有它特殊的性格，只能相信我们的俄罗斯”，19世纪俄罗斯诗人费奥多尔·丘特切夫的诗句，表达了对俄罗斯广袤土地的深情。俄罗斯有着世界上最辽阔的疆土，从北边寒冷的极地，到南方温暖的黑海岸，西方与欧洲相邻，东方伸入太平洋与日本相望。凡到过俄罗斯的人，都会被其壮丽的自然风貌所震撼，这里有着独一无二的广阔平原、湖泊、河流，一望无际的森林、草原、沼泽和散落其间的现代化都市、科技工业城和充满诗意的乡村木屋以及超凡脱俗的教堂造型。丰富的自然地质、地貌上，生活着各种动植物，大草原、大森林，是俄罗斯富饶土地的符号，也为俄罗斯风景画家震撼人心的形色创造，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

19世纪前，把风景作为独幅作品的题材在俄罗斯绘画中非常罕见。18世纪中期派往欧洲留学的青年画家中，曾几位专门从事风景画创作的如西蒙·谢德林(1751年—1825年)、米海伊尔·伊凡诺夫(1748年—1823年)，但风景描绘在当时主要还是作为室内墙面装饰的一部分或人物画、历史画的背景，不具备独立风景画的风格。代表早期俄罗斯油画艺术高峰的亚历山大·伊凡诺夫(1806年—1858年)，在花费十几年功夫完成的巨幅油画《基督显灵》(1855年)中，背景的远山、葡萄园，画面右上方枝叶茂盛的老树，及近景与远景关系的色彩处理手法，代表了当时俄罗斯油画艺术表现外光自然风景的最高成就，为后代画家的风景画创作提供了榜样。

进入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的传播及法国现实主义和巴比松画派的影响，推动着青年画家们纷纷走出画室，在大自然中观察、写生的基础上，将俄罗斯自然风景进行艺术提炼，创造出了富有俄罗斯大地独特气势的独立风景画作品。尤其是19世纪下半叶诞生的“巡回展览画派”，为俄罗斯风景画创作的振兴拉开了序幕。当时，在进步的文学家、艺术家中，流行的艺术创作思想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原则为旗帜的，他们坚信“美即是生活”，“艺术家的使命不在于追求那些不存在的美，也不在于去美化生活，而在于真实地再现生活”。1871年，在由十几位为抗议美术学院对毕业创作题材限制而愤然退学的学生组成的“巡回艺术展览协会第一次画展”中，15位画家的47幅作品中有三分之一是风景画。这些作品通过对俄罗斯自然风景的描绘，摆脱了学院绘画对古代希腊神话、历史故事题材的崇拜，张扬了作者独立的审美态度与艺术趣味，这些新的表达也让人们通过他们的画笔，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俄罗斯的湖泊、森林和壮丽的地平线，这是与古希腊神庙广场、法国农村的葡萄园和意大利的山岭具有不同美感的俄罗斯景观。风景画中饱含深情的笔触、色彩证明了俄罗斯广袤的深色土地、冰雪覆盖的草原、人烟稀少的大森林，并不是荒凉的符号，而是激情潜伏，无限生命活力有待勃发的丰厚底蕴。

在这次被载入历史史册的展览上，被称为俄国现实主义风景画奠基人的阿·康·萨夫拉索夫，展出了他的力作《白嘴鸟飞来了》。冬季持续时间长且寒冷的俄罗斯，每年以白嘴鸟从远方飞来作为春天来临的标志。画面上土地依然被白雪覆盖，伏尔加河的融冰也未散尽，沉着的赭色为主并间以蓝、白、黄明亮色彩的画面上，一大群白嘴鸟从天空中传来了欢快的声音，迫不及待地预告着万物即将苏醒的信息……这幅被俄国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称为“划时代意义之作”；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来与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曲相媲美的风景画，标识了其俄罗斯风景画艺术创作的美学风格。英年早逝，却以其对风景画的伟大贡献而彪炳俄罗斯美术史的风景画家列维坦，就是他的学生。

伊·康·艾瓦佐夫斯基，是俄罗斯风景画的前辈，他以描绘大海而著名，据说他一生画了几千幅大海的

风景作品。海的惊涛骇浪、人与大自然的依恋与抗争、壮观的日出景象和海上战争场面，都被他表现得气势磅礴、惊心动魄。如果把他同英国著名风景画家透纳的海上风景画进行比较，也可从一个侧面体会到俄罗斯风景画那种追求质感、力量感和厚重感的特点，英国画家透纳的作品，则以光感、动感与印象式的画面结构、笔触而与俄罗斯风景画的传统风格云泥殊途。

“巡回展览画派”的风景画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风格类型，一是以萨夫拉索夫、列维坦为代表的诗意田园风光，另一类则是以希什金为代表的纪念碑性写实风景。希什金一生都在描绘俄罗斯古老的森林，被称为“森林的歌手”。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对素描造型细节刻画的过分追求使他的画面色彩有些晦暗，在去欧洲研究了巴比松画派的作品后，他的画面色彩明亮起来。他描绘的原始森林博大幽深、气势宏伟，各种粗大的松树、橡树沐浴在壮丽的朝霞或温暖的夕阳光下，与灌木、溪水组成清新、写实的自然美景，散发着与萨夫拉索夫作品的人文诗意旋律不同的大自然天籁交响之音。

被列宾称为“善绘诗意光辉的艺术大师”的库因吉，其风景画风格在当时的画界存有争议。仔细观赏他的作品，与其说他因艺术手法与油画风格而特立独行，不如说作者的宗教情怀使他对自然景色、空间色彩的审美解读与表达具有了非凡的气质。《雨后》一画，于宁静中渗透着神秘，描绘的是大雨之后拨云见日的刹那间俄罗斯大平原的景色。画面中大面积的暗褐色云层，似乎还积聚着没有释放完的自然能量，大雨过后在前景草地上形成的溪流蜿蜒曲折，强化了画面的空间纵深感，使中景刚被大雨洗刷一新的翠绿草地上那一抹透过云层的阳光，显得明亮、宁静而生机盎然。画面中间丘岗上简朴的农舍，在厚重的天空、大地之间凸显了生命的纤巧灵动，与草地中央低头吃草的牛形成了博大的自然力与生命悬殊的对比，画家用色彩、空间的交响，再现了大自然那既崇高神秘又亲切温暖的具有宗教感的壮美。俄罗斯历史上，东正教在10世纪就被确立为国教，信奉“上帝无处不在的爱”。这种将宗教力量的无处不在通过自然风景中云层、大地、阳光、生灵的博大与渺小、力量与宁静、威严与亲切进行的既真实感人，又饱含超现实情愫的审美表达，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的创作追求显出了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俄罗斯油画深受欧洲传统的影响。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对话问题。俄国文化研究专家詹姆斯·比灵顿曾指出：“俄国文化是在二股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那就是，广袤的疆土，东正教的信仰，以及与西方爱恨交织的关系。”

世纪之交，俄罗斯美术大致在两个基本方向上延伸，一个方向是延续“巡回展览画派”的油画语言风格，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美术整体进入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对生活、对创作的理念必然发生变化，表现在风景画创作中，是具有宗教情怀的人性关怀，被转变为对身边景致的歌颂与赞美。另一方向，则是融入欧洲艺术的现代主义变革之中，一些俄罗斯艺术家成为这一变革潮流中的里程碑式人物，其抽象主义（马列维奇、康定斯基等）、象征主义（夏伽尔等）的创作成就为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注入了不可复制的精神意蕴。

科罗温、格里采的风景画，代表了俄罗斯风景画创作走出“巡回展览画派”厚重、博大的美学风格后，以印象式的注重强调笔意、光色的美感、强调生活即景的轻松惬意为特点的新演变。莫依谢延科、梅尔尼科夫、弗明的风景画，则以更加个人化的油画语言，表述了俄罗斯自然风光的诗意绮丽与俄罗斯艺术家对现代油画艺术的独特理解。在这个节点上向前回顾150余年来的风景画创作历程——从宏大的交响到抒情的协奏，俄罗斯风景画艺术所表征的艺术气质与意趣演进，为世界呈现了一个理解俄罗斯、欣赏俄罗斯的不可替代的文化视域。

中国审美文化对自然山水有着深厚的、传统悠久的审美文化经验与艺术表达方式，比较俄罗斯油画风景画与中国山水画，两种审美文化与艺术形式，一个崇尚笔墨传神，一个重视形象再现；一个是景随人迁的画面“游动观”，一个是如开大窗的立足“定点看”；一个以“墨分五色”、“虚实相生”作为山水画创作的语言丰采，一个把空间深远、笔触质感作为风景之美的艺术载体……其背后，是两个民族历史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巨大差异。因此，对中国观众来说，俄罗斯风景画是一个关于文化经验、艺术语言的“它山石”，为我们了解、比较人类世界不同文明的不同智慧特点，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人文内涵与人文价值，提供了形象的范本。



伊·康·艾瓦佐夫斯基 (1817年-1900年)
狂暴的海涛 54.2cm × 65cm 1868年



弗·亚·瓦西里耶夫 (1850年—1873年)
伏尔加河景色·驳船 67cm × 105cm 1870年



费·亚·瓦西里耶夫 (1850年—1873年)
在克里木的山上 116cm × 90cm 1873年



瓦·格·彼罗夫 (1834年—1882年)

边卡上的最后一家酒店 51.1cm × 65.8cm 1868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冬日的夜晚 62cm × 54cm 1869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索科尔尼克的驼鹿岛 62cm × 88cm 1869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冬景·霜 32.5cm × 45.7cm 1870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白嘴鸟飞来了 62cm × 48.5cm 1871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村道 70cm × 57cm 1873年



萨夫拉索夫 (1830年—1897年)
虹 44.5cm × 56cm 1875年



希什金 (1832 年—1898 年)
黑麦田 107cm × 187cm 1878 年



希什金 (1832年-1898年)
密林深处 142cm × 93cm 1881年